

今天

丛书

北岛

主编

亲爱的张枣

宋琳 柏桦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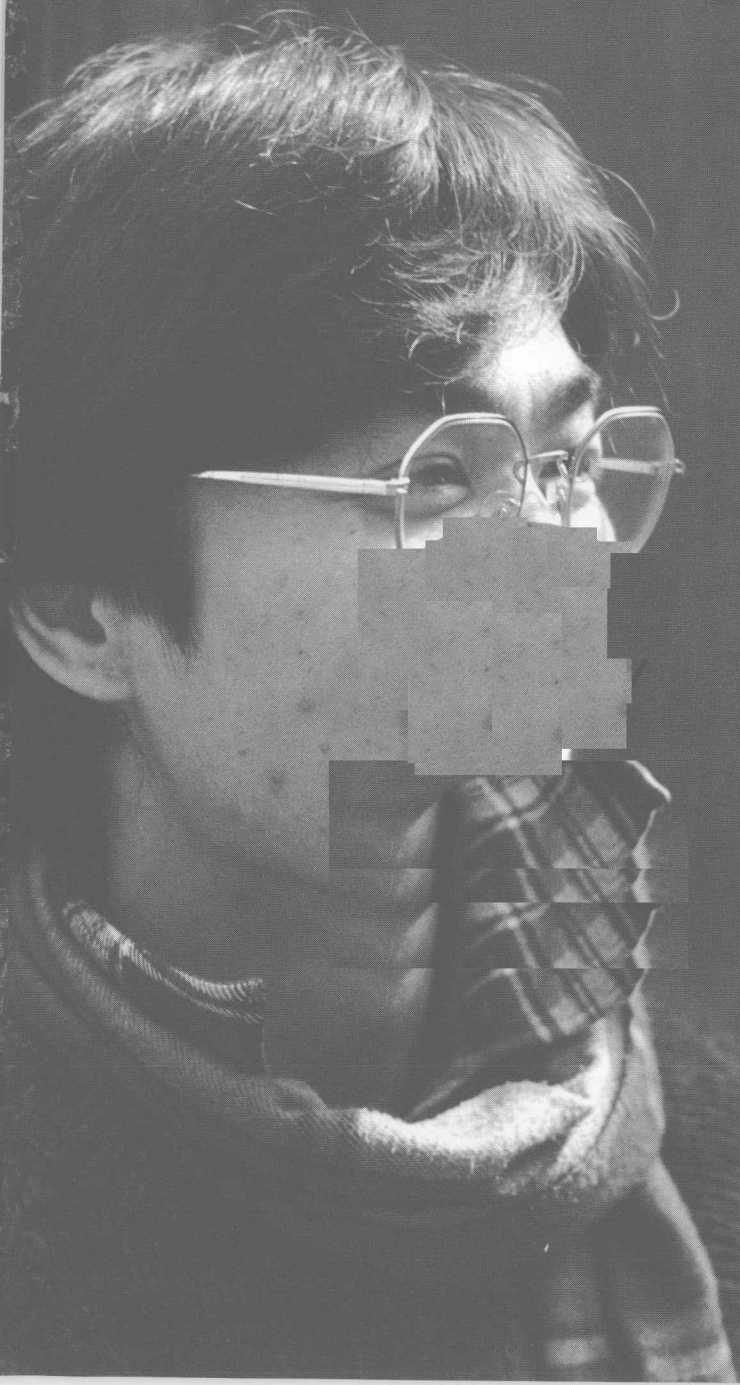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ww.jswy.com.cn



亲爱的张枣

今天丛书 北岛 主编 宋琳 柏桦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张枣 / 北岛主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9

(今天丛书)

ISBN 978-7-5399-3936-0

I. ①亲… II. ①北…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杂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7455 号

书 名 亲爱的张枣
主 编 北 岛
编 者 宋 琳 柏 桦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7.37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36-0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缘起

宋琳

1

自从诗人张枣于2010年3月8日去世以来，最悲伤的除了亲人当属诗界朋友。各地自发的悼念活动络绎不绝，无不叹息他的早逝，激赏他的天才，外人或谓其影响程度为海子之后所未有，这似乎印证了布罗茨基说过的话：“诗人之死”听起来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诗人之死”固与一切有死者一样是不可转让的，然在缅怀中，人们往往发现死亡并没有使一切终结，某种东西逸出了时间之外，歌者看不见了，歌声却更加清晰、动人、不绝如缕。那么，这是否同样印证了“词语是有灵魂的”这一说法？而灵魂则可以从一个生命转移到另一个生命？听张枣的堂弟张波先生说，张枣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高兴一点，会好起来的。”弥留之际，一个赴死者以如此平常口吻，在安慰中告别，岂不是至福的声音？

我在张枣的夫人李凡馈赠的练习簿中读到张枣病中最后的数页手稿，那是他躺在病床上写的，字体隽秀，但笔迹潦草，多不成章。《鹤》的稿本之一尚可辨认，仅三行：

鹤？是在叫我吗？吾非
鹤也。我只是在高塔楼顶歇过脚
在你杯口喝一小口水

另一稿稍长，其中的对应句如下：

鹤？我不知道我叫鹤。

鹤？天并不发凉
我怎么就会叫做鹤呢？

鹤？我扬起眉，我并不
就像门铃脉冲着一场灾难。

鹤？是在叫我？我可不是
鹤呢。我只是喝点白开水。
天地岂知凉热？

另一首《鹤君》则有：“别怕。学会藏到自己的死亡里去”之句。这些前兆纷至，恐命将终的心灵波动的片段记录，这些“迷离声音的吉光片羽”，读来催人泪下。手稿中除了《灯笼镇》一首标明日期外，余皆无日期，故《灯笼镇》当为绝笔诗：

灯笼镇

灯笼镇，灯笼镇，

你，像最新的假消息。

谁都不想要你

除非你自设一座雕像。

(合唱)

假雕像，一座雕像，

灯红酒绿。

(画外声)

你搁在哪里？搁在哪里？

老虎衔起了雕像，

朝最后的林中逝去。

雕像披着黄昏，

像披着自己的肺腑。

灯笼镇，灯笼镇，不想呼吸。

2010年1月13日

缘

起

003

它神秘不可解，或亦可抱着不必解的心情读之。虎是张枣的属相，我们在他的诗中经常遇到那宝贝大虫的出没。比如“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老虎”；“未知的老虎跳跃，叼来野外”；“几只像烂袜子被人撇弃在/人之外的猛虎”等，可与之对照。最有意思的是，在《桃园》那首对“唯独不疼的园地”的颂诗中，张枣还安排了一只“假装咬人的虎”，并说“或许倒影的另一种心思的老虎知道”，知道什么呢？倘若知道“灵犀一通，心中一亮”，也就知道此诗的

用晦之道了。最后的林中该是老虎归去的地方吧？愿张枣的灵魂安息！不分行文字有三：一篇讲一个女生作弊，刚开了头；一篇题为《司马里 47 号》，记童年在外婆家的往事，字数寥寥；《雪花》一篇除个别地方，大抵是完整的，兹录于后，以飨读者：

下雪了，对，是下雪了。飘颺得很低调。我的床离它们只有二寸远呢，窗离它们更近，更可谓咫尺之遥了。是的，这个下午，我特别喜欢咫尺之遥这几个字，它们本身就是雪花。但我不愿哀怨它们，也不愿到窗帘那儿去亲近它们。它们使我大汗淋漓。它们使我又怀疑起咫尺之遥这个词来。要知道没有什么是咫尺之遥的。试想，哪样东西可称得上？

我的明天会更痛吗？会让我痛完一生所有的痛吗？那样就或者……痛只有咫尺之遥了。……离痛咫尺之遥或者才是远离了痛吧，因为真实的痛并不痛，它只有痛的万种姿态，比如雪花，水，某物的或你濡嫩的舌头。

而我就迎上了越过痛，越过痛哪怕一分钟。

2

本专辑最初是在北岛的提议下开始筹备的，由柏桦和我来编。钟鸣先有《镜中故人张枣君》一篇发于《南方周末》，答应另写，可惜未能赶上本期。好在他论张枣的长文《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尔甫斯》1992 年就在《今天》上连载，是深入研究张枣诗歌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他的新论《诗人的着魔与谶》梳理了“泛正义主义”和网络“老大哥”盛行的当代，诗人与现实、传统、语言、

他者及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真知灼见溢出于自如的行文中，知人论世，故不为死者讳，议论秉承他一贯的“性灵派”的直率：

张枣的诗写得非常有趣，这对那些一直枯燥写作的人，是非常严峻的挑战，甚至无情——诗论家们一直没注意到，“枯燥”作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姿态，孳乳为大众文艺甚至反叛文学的要害，只在极少数聪慧的诗人那里被反复地攻击着，这点，我与柏桦、张枣早年谈论最多，而且，不约而同地在诗文里给予嘲笑和攻击。关于这点，甚至蔓延到了大家以为有的那个诗歌圈子。

相对于大言，钟鸣似更重细行，读者当从看似随意的笔法中仔细辨识。

柏桦在得知张枣去世后，第一时间便向西发出招魂的唳号，随后的几天，他忍着巨大的悲痛为这位俊友写下煌煌二万多言的诗传《张枣》。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动人的文章，不仅叙述了二位知音诗人之间亲密交往的历史：从宿命般的初识到定交、披肝沥胆的“谈话节”、与朋友的嘉会、为了崇高目标而展开的诗歌竞赛、办同仁诗刊《日日新》始末、通信，以及“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的种种场景、细节、内心感应、兄弟戚戚的侠骨柔肠等等；还披露了张枣一些阶段性代表作，如《镜中》《何人斯》《秋天的戏剧》《刺客之歌》的写作背景，《秋天的戏剧》第六节中的八行诗堪称对话诗学的范本。柏桦将他与张枣间“言词的欢乐与‘销魂’”归之于文人秉烛“细论文”这一快要消失的美丽传统。柏桦

的回忆是高山流水式的密接和应，如有万斛泉涌欲罢不能，故他将辗转反侧之情复浓缩在《忆江南：给张枣》这首祭诗中：

不！请听，我正回忆到这一节：

另一位隔江人在黎明的雨声中梳洗……

这也是一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笔法吧？金圣叹有言：“痛，故转；不痛不转。”柏桦之痛自是感应着另一个人的痛。

陈东东以书信体的方式与张枣的跨界对话是另辟蹊径的纪念，实际上这一对话早在二位诗人认识之前就开始了。与柏桦一样，陈东东公布的私人通信对了解德国时期张枣的寂寞心境、他的日常生活、对诗和学问的看法都极有价值。张枣是写信的好手，前互联网时代，正是书信这种手谈方式维系着诗人间的手足情谊：

通信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两个人打架，熟人之间当然就是面对面地扭打，从未谋过面的人呢，比如我和你，就好像是我们躲在台下，手中牵着两个木偶在打，当然打的玩架。

曼杰斯塔姆在《第四散文》中写道：“在俄国，只有我一个人借助声音工作，而周围全都是些涂鸦。”精通汉语声音诗学的张枣表达过同样的自信。陈东东回忆有一次张枣对他说：“就我写诗的这个向度而言，我可以说，五十年内没有人能赶上来超过我……”如果你感觉张枣的这个自我评价属于狂者之言，那么我想说，当代中国诗界普遍缺乏的恰是狂者气概，林纾自诩其古文“六百年

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听起来像是张枣的回声。但陈东东同样记录了张枣对写作感到害怕的表白。他怕什么呢？他不怕写不出诗，或得不到委托，而是怕写出的不再能满足他自己，因而这是一种职业性的怕，匠师的怕，而这更是当代中国诗界普遍缺乏的。他的诗里早讽刺过：“鸟越精确，人越不当真。”

北岛的《悲情往事》虽短，但浓缩又重放了一些珍贵的场合与瞬间。尤其是涉及对张枣一生写作的评价，虽非定论，亦不啻为高手指点：“他以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观并参悟博大精深、东方审美体系。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和熔点。”

傅维先在网上勾画了张枣早年“背着背篓上重庆”的一幅肖像，此次又撰写了旨在为《张枣传》准备第一手资料的回忆文章。张枣之于他曾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分享了一段陶醉于诗歌的密谈、购书、野游、吃吃喝喝的幸福时光。多亏了傅维的好记性，说过的话才没有飘入风中。他的回忆为读者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庆时期的张枣提供了另一个生动的佐证。

张枣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颜炼军先生近日完成了张枣大部分诗的搜集、整理和编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不久，第一部较完整的张枣诗集将问世。他写的《鹤之眼——〈张枣的诗〉后记》交代了这部书成型的过程。

我与张枣自1992年初夏在伦敦初识至2009年10月在北京最后一次见面，十七年间同为异客，同在《今天》共事，相继回国后又同住北京，携游之处历巴黎、纽约、布拉格、鹿特丹、特里尔、图宾根、迈阿密、上海、苏州等地，天涯浪迹，把酒言欢，诗书往返，共吐心曲，说过多少话，发生过多少事啊！笑吟吟的枣娃儿（四川诗

人都喜欢这么叫他),不仅诗无敌,人品亦何等出众。但曾经,“多少埋伏的口唇在卜算你?”终也是一笑置之。我在回忆,然思绪纷乱无以命笔,于是将披卷阅读所得点滴,聊以一篇作为纪念。

迄今已有不少写给张枣的悼诗出现于媒体,本书选用柏桦、于坚、蓝蓝、南方、朱朱、傅维、王东东七位诗人各一首,放在前面,算作心香之祭,它们让我想起迪兰·托马斯的诗句:

美的心灵到处都有见证人。

2010年6月29日

目 录

宋琳 缘起 ……001

1. 诗歌

- 柏桦 忆江南:给张枣 ……003
朱朱 隐形人——悼张枣 ……005
蓝蓝 球面上的云——致张枣 ……009
南方 命核——哀张枣 ……011
于坚 忆张枣 ……015
傅维 你独自蹀躞,没有一个肩头可以并行 ……017
王东东 告别 ……020

目
录

001

2. 回忆与评论

- 柏桦 张枣 ……025
陈东东 亲爱的张枣 ……062
北岛 悲情往事 ……084
傅维 美丽如一个智慧——忆枣哥 ……086
钟鸣 诗人的着魔与谶 ……116
宋琳 精灵的名字——论张枣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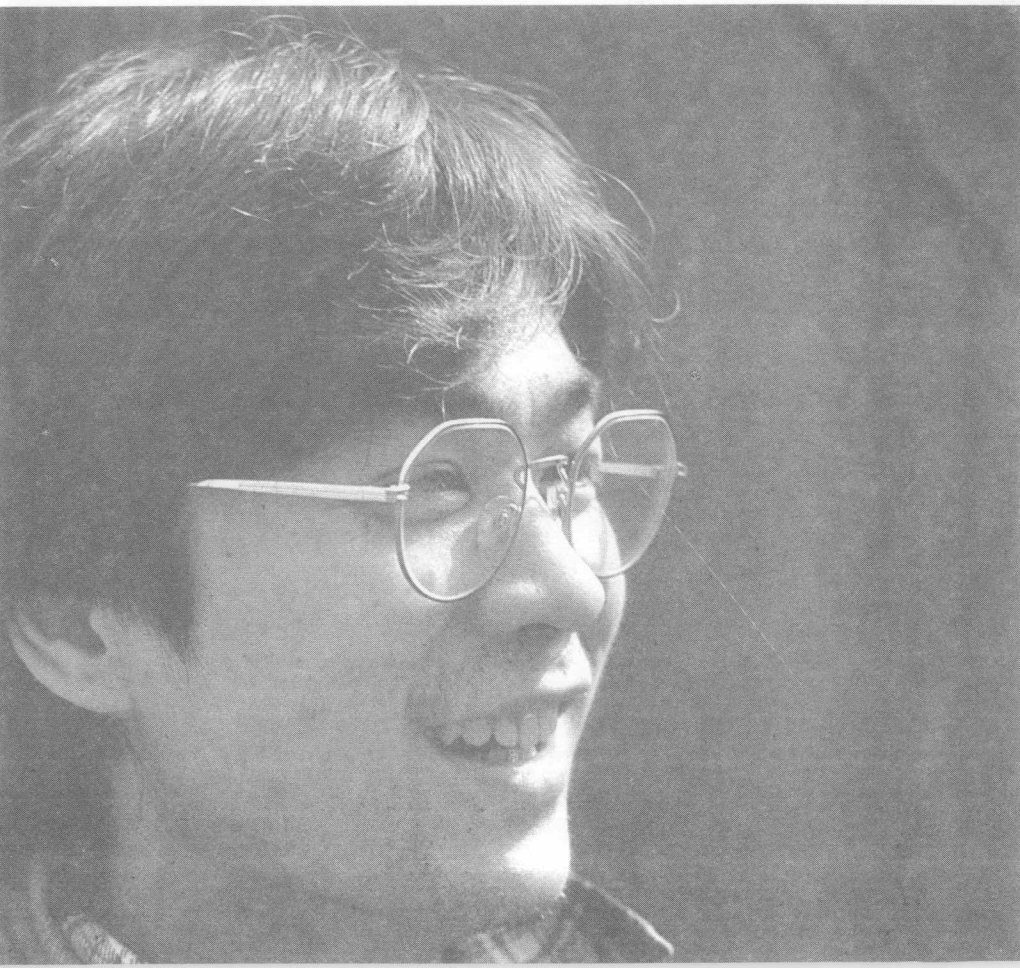
颜炼军 鹤之眼——《张枣的诗》后记 ……174

欧阳江河 站在虚构这边 ……179

3. 访谈

张枣 颜炼军 “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199

1. 诗歌



忆江南：给张枣

柏桦

江风引雨^①，春恨楼头，暗点检^②
这是我病酒^③后的第二日
我的俊友，来，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那失传的小弓和掩韵^④
之后，便忘了吧
今年春事寂寂，晚来燕三两只

“我欲归去，我欲归去。”^⑤

不要起身告别，我的俊友

1.
诗

歌

003

① 出自王昌龄《送魏二》一句：“江风引雨入船凉。”

② “暗点检”出自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

③ 同上。

④ “小弓”乃大弓的对称，不是正式的武器，只用于游戏，定制二尺八寸，步操距离以四丈五尺为准。“掩韵”亦古时游戏之一种，取诗中句子，掩藏其叶韵的一字，令人猜测，以最早猜中者为胜。

⑤ 读者需注意：此句乃我虚拟的张枣的声音，即张枣在此开口说话了。另，此句亦出自陶潜名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当然也出自苏轼的流行调《水调歌头》中一句“我欲乘风归去”。